

过是广义的印度次大陆，而不仅仅是如今印度共和国范畴。“东南身毒国”，其实就是如今东盟国家之一的缅甸。

也就是说，张骞在巴克特里亚王国看到市场上售卖的蜀布、箒竹杖，调查发现是从四川向南运送到缅甸，再从缅甸向西北方向运送到阿富汗的。这条通路，在20世纪80年代被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称为“南方丝绸之路”。此后，从四川省西昌市马道镇出发，经盐源、过丽江、到大理，或者经德昌到会理、渡过金沙江后进入云南，两条通路沿途都有一些考古发现，出土有大量贝币。“这些来自印度洋深处的贝壳，已经在丝路贸易中，扮演了货币交流媒介的角色，从而将原始的以物易物形态大大改善。”西昌市文管所原所长张正宁如此表示。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提到，张骞在回国后，向汉武帝汇报了在西域发现蜀布、箒竹杖等的情况，认为南方肯定有一条从四川通达印度的通道。汉武帝感觉这个情报很重要，派出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吕越人等人出发寻找这条通路。可惜到了如今云南大理等地后，被“昆明”人所阻挡，没能走通，无功而返。也就是说，哪怕官方未能掌控“南方丝绸之路”，但在民间来说，这条商路是有实际功能的。

与缅甸等地不同，中南半岛东部的越南，起码在如今的越南北部地区，在汉代就已经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儒学经典。到了三国时期，中国的一些典籍里，提到了“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，土地平博”，此中“扶南”位于如今的柬埔寨全境，以及

老挝南部、越南南部、泰国东南部等地。还提到位于缅甸的林阳国“去金陈国水道只有车马行”。金陈国又翻译为金邻国，位于如今的泰国西南部，是个港口，是印度洋上出产玳瑁的好地方。可以说，在中国境内还存在陶渊明笔下“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的桃花源的时候，在位于东南亚的中南半岛上，在魏晋时期就出现了与中国有商贸往来、文化交流的重要商埠。

到了宋代，《太平御览》还曾提到金邻国“地出银，人民多好猎大象，生得乘骑，死则取其牙齿”。当然，距离中国较近的越南等地，此时已经出现了自比华夏的李、黎等朝。如今前往越南，仍能看到保留了大量汉字的孔庙等等。事实上，融入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越南，直到法国殖民者入侵之前，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各种紧密关系。

七下西洋，皆必经之地

《后汉书》载：顺帝永建六年（公元131年）“十二月，日南徼外叶调国、掸国遣使贡献”。其中的“日南”，指的是汉朝的日南郡，位于如今的越南中部广治省东河市周遭；“徼外”也就是塞外、国家直接统治之外的地方；掸国在如今的缅甸东北部地区。

而叶调国，有学者认为位于爪哇岛，也有学者认为在如今的苏门答腊。但无论如何，从方位上说，基本上在如今的印度尼西亚。不过，从全球史的角度去衡量，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交往，第一个高潮期要到公元14世纪至15世纪。

明洪武二年（公元1369年），朱元璋在南京发出诏书，派遣颜宗载出使爪哇，赐爪哇国王玺书。这成为中国与爪哇国正式交流之始。之后，在15世纪，郑和七下西洋，每一次都会到达爪哇岛。

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，也就是翻译马欢在其《瀛涯胜览》中记载：“自福建福州府长乐县五虎门开船，往西南行，好风十日可到”占城国。占城国也就是如今的越南东南部地区，汉代也曾属于日南郡。郑和使团另一文职人员费信在《星槎胜览》中写道，“自占城起程，顺风二十昼夜可至”爪哇国。由此可见，从占城国东北的新州港出发，可直接驶向爪哇，爪哇是郑和下西洋的第二站。

马欢《瀛涯胜览》还记载了郑和下西洋，到达爪哇国，主要在杜板、新村、苏鲁马益、满者伯夷四个地方活动。杜板是当时印尼的主要海港；新村即今爪哇岛的格雷西，苏鲁马益就是如今的泗水；满者伯夷是爪哇语 Madjapahit、马来语 Majapahit 的对音，《岛夷志略》中的门遮把逸，《元史》中的麻喏八歇、麻喏巴歇。满者伯夷王国曾统治马来半岛南部、婆罗洲、苏门答腊和巴厘岛。这些地方，如今有的属于马来西亚，也有的属于印尼。回顾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地的交往历史，可以看出，一些如今都能数上名来的商埠、港口等等，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，就已经初露端倪。如果将历史视线拉长，则可以看出，古代中国与贸易往来，与如今的“一带一路”，是有一脉相承之处的。而如今的“一带一路”更指向未来……